



半天雷上阵

半天雷上阵

贵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
国家建委四局宣传组 供稿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7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50,200

统一书号10115·322 定价0.25元

毛主席语录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革命的文艺，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。

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

目 录

管师傅·····	工人 李殿臣 张 灯	(1)
王振山和姜志明·····	吕茂廷	(9)
“铁蛋叔叔”·····	刘德川	(19)
采访记·····	叶海增	(29)
“半天雷”上阵·····	工人 王 海	(40)
老少戏迷·····	工人 何 为	(46)
返工前后·····	工人 李殿臣	(55)
工地新花·····	齐 笔	(68)
小钻头的风波·····	工人 于中海	(72)
早稻新苗·····	花溪文化馆集体创作 邓 桂 兰 执 笔	(78)
两个队长·····	社员 孙业宽	(88)
“04”·····	工人 宋敦萍	(96)
第三次手术·····	张 灯 徐沐荣 张舒春	(101)
锻炼·····	缪友德	(110)

管 师 傅

李殿臣 张 灯

今天我给大家讲个“红管家”的小故事，这故事发生在一个建筑工地上。这里，到处是机器轰鸣声，铁锤叮当声，加上闪闪的电焊光，显得热闹异常。离施工现场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“干打垒”，这就是我说的故事中的材料库房。

工地上，有个小伙子，手里拿着一双又破又脏的白布手套向库房走来。他是起重工小张，今年一十八岁，浓眉大眼，宽肩粗膀。他边走边想：“真带劲，一大堆机具，半天就运进了厂房。”越想越乐，竟自对那双破手套开了腔：“可累坏你了，这回记你一大功，请你到‘红管家’那里休养休养。”刚说完，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劲，脚步放慢，心里嘀咕起来。

这是什么缘故？原来管理库房的是个老工人、共产党员，名叫管国财。他对国家财产处处爱惜，事事节约，进货发料，一丝不苟。哪怕你领一寸纱头，还得问个来龙去脉。人们都说他是管理国家财产的好当家，给他起个美名叫“红管家”。想到了“红管家”，小张有些犹豫：这双破手套能不能换上新的？他把手套又翻了翻，两只手套里

掌全破了，心想准能换到，又重新打定主意，加快了脚步走向库房。

来到库房，只见门上挂把大锁。“喂！人哪里去了？”小张向对面的水泥棚内张望了一番，不见管师傅的影儿，刚把手放在嘴边，装成喇叭似的拉开嗓门要叫喊，忽然想起，每天这时间管师傅都要“送货上门”。可不是，昨天起重班起吊一个锅炉，突然钢丝绳断了两股，在这节骨眼上管师傅送来了钢丝绳，人们赞扬他是“雪里送炭，热中送扇。”这会儿，他准又是去送材料了。小张一搔头皮，转身往回走。说来凑巧，一转身，就听见迎面一声“小张，有事吗？”顺着声音看去，走过来的人年纪约有六十上下，穿着一套补了又补的工作服，花白头发，紫铜色的脸上刻着刚毅的皱纹，一看就知道是从苦水里熬过来的。这就是小张要找的库房管理员，管国财老师傅。只见他背了个工具包，手里还提了个柳条筐。小张忙走上去，接过管师傅手里的柳条筐回答说：“有点儿小事。哎，管师傅，今天你这聚宝筐，搜罗了哪些‘宝贝’呀？”“宝可多呢，你瞧，这螺丝、铁钉、铜片、齿轮……。”管师傅乐呵呵地数着筐里的“宝贝”。“这东西也要？”小张拿起筐里一根七弯八扭的铁钉，漫不经心地顺手往地上一扔。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管师傅弯下腰拣起铁钉，认真地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‘勤俭办工厂。’别小看它是颗钉子，哪项工程少得了它？再弯再扭总是铁的嘛，敲直了不照样用？一天扔一颗，积累起来就扔掉了车间，扔掉了工厂！”这一番话虽然不长，却把小张的脸说得火辣辣的，

难怪大家叫管师傅是“红管家”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仅管物，还要管人，管思想啊！

管师傅打开库房门，小张紧紧地跟了进去。他眼睛一扫，嘿！这下可开了眼界啦：刨刀、虎钳、喷灯、电表、丝攻、钻头、扳手、锯条、铁丝、油漆、榔头、螺帽……，摆得整整齐齐，贴着编号。墙上毛主席语录“**要节约闹革命**”六个大字，金光闪耀。屋角里摆着管师傅的床。小张看了佩服地说：“管师傅，您可真有两下子，到这工地不久，这么多建筑安装材料经你一摆布，真象个井井有条的五金公司啦！”管师傅安置好那些“宝贝”回过头来问小张：“小张，别夸奖了。你说，有什么事？”“我要换手套。”小张把手套递了过去，眼睛还是各处瞧。管师傅接过硬套，翻了翻，看了看，对小张说：“小张，这双手套你晚上来拿吧！”“晚上来拿？”小张心里打了个疙瘩，心想，不知又有什么名堂，便问道：“管师傅，换手套有什么不容易的，您晚上要查账，用您自己的话来说，还要为明天的生产准备‘弹药’，现在给我换了不省事？”小张把人人知道的“红管家作息制度”一古脑儿搬了出来。管师傅笑笑说：“今晚破例。”小张还想找些词儿，却见管师傅在注视着什么，忽然一个箭步跨出了门，嘴里不住地叫：“过来！过来！”小张一惊，也跟了出去。

怎么回事？一看，见管师傅拉住了铆工班的学工小林，指着小林手里的钢板问：“这画的是什么？”小林说：“图呗！”那块钢板足有二尺长，一尺宽，中间端端正正地画了一个小圆圈。管师傅接着问：“就要一小块圆

钢板吗？”小林马上回答：“是的。我看管师傅忙不开，就自己画了拿去气割。”“嗯，好，有干劲！可这么大块料，当中挖走了一小块，不把它给糟蹋啦！你说呢？”小林摸着后脑勺，半晌说不出话。管师傅把小林叫到屋里，给他在“宝贝箱”里找了一块小钢板，不大不小正合小林画的圈。

话分两头，小张站在门外，心里头却嘀咕起来：“真管得宽。小林大材小用，管得倒有道理，可我这手套，四面破成两面，合起来也只有一只，十个手指头并拢来，才有五个指头，也该发一双嘛！可他偏要叫我晚上来，不知红管家在打什么算盘……”正当这时，屋里传来了管师傅坚强有力的声音：“下次可要注意，咱对钢材可得细算着用，不要捞到什么就拿走，脑子里要有加工图，更要有社会主义建设、世界革命的宏图！去吧，天气变了，回班里要把搁在外面的材料，工具统统收拾好。”听到这里，小张抬头一看，果然一片乌云正慢慢往头上涌来，他赶紧向施工现场奔去。

夜，风卷起了一片灰沙，电杆上的电线在呜呜作响。车间、宿舍却又是另一派景象，灯火通明，热气腾腾。同志们有的在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有的在研究技术革新的项目，有的在拉手风琴，还有的不顾疲劳地挥汗夜战。

小张愉快地来到库房，没听到往常“滴滴嗒嗒”的算盘声，却瞧见窗里，管师傅戴着老光眼镜，在电灯光下一针一针地缝着什么。小张心头一动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挪了一下，头把窗子碰得嗡嗡作响。管师傅听到声音，停下

手上针线活，取下鼻梁上的老花镜，定神一看，见是小张，亲亲热热地把他请了进去。

两人坐定，管师傅拿起桌上的一只手套先开了腔：

“小张，你看，合适不合适？”管师傅递过来的手套，一面洗得刷白，一面是补上蓝色布块的“双色手套”。小张接过手套，再看看管师傅在缝的手套，恍然大悟，满口答道：“合适！合适！”稍停一会儿小张又说：“管师傅，您这么大年纪，何必在两只破手套上花这么大精力？”管师傅一听这话，觉得不大对头，站了起来，亲切地把小张拉到自己床边，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块千缝万补、五颜六色的布，语气沉重地对小张说：“这块布，我保存了几十年。解放前，我当搬运工，万恶的资本家只要钱，根本不顾工人死活。我们压弯了腰，还吃不饱肚子。沉重的货箱，把布衫磨破了，肩头磨出泡，又磨出了血，再扛上沉重的东西，钻心地痛啊！没法子，把破布衫叠起来，缝成这样一块布垫在肩上，破了补，补了破，一直熬到毛主席带我们打下天下！如今，咱们什么工作都有劳保用品：胶鞋、手套、帽子、工作服……这和过去怎么比呀？革命胜利了，路线斗争可不能忘，革命本色可不能丢啊！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号召我们‘工业学大庆’，大庆的路就是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路，我们决不能大手大脚，随用随丢啊！”说到这里，管师傅有力地挥了挥补了一半的手套继续说：“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，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节约一点，就是支援国家，支援世界革命。为了革命，就是花再大的精力也乐意！”

小张看着管师傅饱经风霜而又慈祥的脸，听着管师傅坚强有力而又亲切的声音，觉得一阵感动、惭愧，他紧握着那块染着血泪的破布说：“管师傅，我一定牢牢记住祖祖辈辈的冤，世世代代的仇，学习革命传统。这只手套让我自己学着补吧！”“好！”说罢，管师傅和小张就一个教，一个补地干开了。

突然，一道闪电撕裂了乌云，轰隆隆一阵响雷滚过屋顶，狂风四起，豆大的雨点叭达叭达地落下来。只听屋外“唻啦”一声响，管师傅说声“不好！”立刻站了起来，往屋外冲去，一下又冲了回来。小张赶紧递过雨伞。管师傅把手一挡，直奔床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一手夹起被子，说声：“抢救水泥！”另一只手拉着小张向水泥棚冲去。

大雨劈头盖脑地往下泼，奋不顾身的管师傅，抱着棉被一马当先爬上了水泥棚顶，和小张紧张地战斗着。风紧雨急，差点儿把两人掀倒。借着闪电，管师傅看见棚顶油毛毡被掀走的那个窟窿，倾盆大雨正从这缺口哗哗地往里直泻。油毛毡顶棚不能站立行走，管师傅立即伏在油毛毡上，左手夹着被子，右手扒在工棚屋架上，象战士伏地练武似的往漏洞爬去。他把被子铺开，但被子立即被狂风吹卷成一团。一个闪电，管师傅又一次展开被子，整个身体往上一扑。小张也学着管师傅，紧紧抓住被子的一边。暴雨，一阵阵朝他们头上、身上、被子上泼下来，水沿着“棉被屋顶”往下淌。这时，一阵阵惊雷，一道道闪电接连出现。突然工地陈支书带领着同志们抱着油毛毡，拎着



长棕绳赶来了。小张看到陈支书和同志们，一股热流暖到心窝，顿时浑身增添了力量。陈支书和几个同志爬上棚顶，取下棉被，把油毛毡结结实实地绑在棚顶上。

人们感动地扶下管师傅，把管师傅和小张还有那条浸透了雨水的被子团团围住。陈支书赶紧脱下身上的雨衣给管师傅披上，紧握着管师傅的手，语意深长地说：“老管同志，您真是一心为革命的红管家啊！”管师傅谦逊地回答说：“我离党的要求还很远！”转身又奔进水泥棚，看到水泥没有被雨水浸透流失，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和大家有说有笑地走进库房。

库房里灯光明亮，同志们的谈笑声压过阵阵雷声。小张重新拿起那只补了一半的手套，双眼望着管师傅，激动地想：管师傅啊！你不仅教我怎样补手套，更教我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红思想！

这真是： 红管家，红思想，
厉行节约记心上，
舍己为公建功勋，
英雄谱下新诗章。

高先贵 插图

王振山和姜志明

吕茂廷

钢铁厂有个机修车间，机修车间有个起重班。提起起重班，那真是无人不知，全厂皆晓。

全班团结战斗，十几年来，年年超额完成任务，成为全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集体。

起重班能成为一面红旗，除了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，全班同志认真看书学习，努力改造世界观，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外，也和这个班两个班长认真执行党的“九大”团结胜利路线，坚持民主作风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协作分不开。班长王振山和副班长姜志明都是五十挂零的老工人了，在万恶的旧社会，他俩一道进资本家办的工厂当童工，一起挨过工头、资本家的皮鞭。解放后，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，他俩同在一个工厂，同在一个车间工作，同一天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。直到现在，连住宿舍也同一个楼门进出。人家说他俩真是穿的一条“连裆裤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两个老头是这样，家里的两个老伴也亲亲热热，情同姊妹。这两家二十年来住在一起，从来也没闹过什么纠纷。

可是，偏偏在全厂开展轰轰烈烈的夺钢大会战的节骨眼上，起重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：一向以团结协作著

称的班长王振山和副班长姜志明，为接受一项新的任务，“吵”起来了。

要说“吵”嘛，过去在起重班里也经常发生，那就是讨论问题制定措施时，两个班长总是耐心地听取和征求大伙的意见，由于他俩的民主作风好，所以讨论起问题来，大家总是敞开胸怀，各抒己见，有时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，直到得出正确的结论方才罢休。就说上个月，厂里来了一台二十吨的龙门吊车，当时基建单位要包给安装公司去安装，可起重班硬向党委把这个任务要过来。起重班过去没干过这种活，厂里没有大型起重设备，又加上龙门吊车的图纸没有到，也“吵”了两三天，终于统一了认识，制定出了方案，大伙扭成一股劲，群策群力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高速度高质量地把龙门吊车四十吨重的大横梁吊上二十多米的高空，自力更生安装了龙门吊车，为多炼钢炼好钢作出了新贡献。

可是，今天的这个“吵”，是在一贯团结战斗的班长和副班长之间发生，所以就成了头号新闻，象一阵风似的传开了。

要根究这场“争吵”的起源，话得从头说起。文化大革命前，这个厂有的人脱离实际，脱离群众，给第二炼钢车间设计修建了一个装矿石、石灰、萤石的四眼大料仓。这料仓建成后，又高又大，又深又宽，用去两百多吨水泥，几十吨钢筋，五、六百吨石子，花去四、五十万元。可是一试用，却出了问题。料仓下面太低，人要弯着身子，低着头才能推料车，装料很不方便，经常不是把工人

的头碰破，就是装料时矿石掉下来把人打伤。就这样被宣布作废，一放就是五、六个年头，既装不成料，又影响炼钢生产。它象一座小山横挡在那里，背不走，搬不动，跨不过，跳不翻，实在是个大包袱。在工业学大庆的高潮中，炼钢生产逐步扩大，急需使用料仓。原来的不能用，建新的又没场地。厂党委号召全厂职工动脑筋、想办法，坚决除掉这只拦路虎。当时意见很多，有的提出用炸药把它炸掉。这意见且不说需要好几吨炸药，而且还会把附近的厂房炸坏，伤着人；再说，即使炸了，用吊车吊，汽车拖，起码也要花几十天工夫，时间不等人，二炼钢车间等着生产啊！起重班有一副那里困难往那里钻的脾气，他们围着一大料仓琢磨了好几天，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：把料仓升高一米五，既不搬，又不炸，还可以废物利用。

可是，要把这由十六根大水泥柱撑着，八九百吨重的庞然大物升高一米五，那来那么大的吊车？一接触实际，又把人难住了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一贯以敢冲敢闯，专拣重担挑，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班长王振山，主动要求厂党委把这项任务交给他们。可是，一贯穿钉鞋拄拐棍稳扎稳打的副班长姜志明，却有点作难，认为要干掉这个大家伙，心里还没把握。心里没把握的事，姜志明从来是不干的。他心想：这事情举足轻重，弄不好出点差错，对先进班名誉有损，怎么好交代。因此，他怪班长不该主动把这个大包袱背过来。一个争着背，一个不想背，各有各的理由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“吵”字便当成新闻传了出来。

就在全厂关心、议论的时候，起重班召开了班务会。

二十个人围成一圈，会议开的很紧张，屋子里的空气就象装满了火药，一点就着。

班长王振山站了起来，你看他，虎背熊腰，结结实实，象一棵擎天柱一样。方脸盘上有楞有角的皱纹，勾画出他饱经风霜、刚毅不屈的性格。三十多年的起重工作，使他练就一副高嗓门，对谁说话就象打雷一样。他开口了，一字一句就象锤子碰钻子，火花四溅：“这任务关系到多炼钢炼好钢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支援世界革命的重大问题，也是对我们起重班的一次考验。因此，接与不接，是个路线问题。”他挥舞着拳头，口气十分坚决，好象是做会议总结，又好象是自己表决心，把屋子震的嗡嗡直响。他看了看大气不出的姜志明，接着说：“老姜呀，你还记得，上个月我们安装二十吨龙门吊车，要把四十吨重的大横梁升到二十米高空的时候，不是也有人吹冷风，说我们吹牛皮，说大话，黄鼠狼想吃天鹅肉吗？可是，二十吨大吊车安装成功了，这不是又一次证明：实践出真知，卑贱者最聪明，高贵者最愚蠢吗？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相信和依靠群众，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！”

副班长姜志明长着一口钢棕刷一样的络腮胡，是全厂有名的黑胡子姜大个。个头虽大，却是一副细细的嗓门，平时说话做事慢条斯理不慌不忙。他咳嗽了两声，象是要开口了。十几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盯着他，一个个手里捏把汗，心里盘算着：看看副班长到底说些什么。姜志明听王振山把这事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，心里实在不舒服，他扫了大伙一眼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现在是研究问题，别先扣

帽子。我们起重班现在是：窗口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。弄不好，会……”姜志明说到这里，来了个急刹车，把会字后面的话咽下肚子里去了。几个性急的小伙子按捺不住了，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：“就因为全厂都把眼睛盯着我们，我们更应该迈开大步，不断前进。不能吃老本，要立新功！”这些话铿锵有力，充满信心和力量。满屋子的人纷纷应和道：“说得对！”

姜大个子象被谁在屁股后边锥了一针，带着点火气说：“翻舌头碰嘴唇容易，真能有把料仓顶起一米五来的办法，我举双手赞成！”王振山耐着性子说：“只要决心干，办法我们一起研究嘛！”姜志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八、九百吨的大家伙，可不是四十多吨的大横梁！”王振山有点沉不住气了：“我们俩一时想不出好办法，还有群众，俗话说：‘三个臭皮匠，胜过诸葛亮。’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，放手发动群众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”姜志明倏地站起来：“不把方案拿出来，说什么我也不同意拿全班荣誉开玩笑。”话没落音，几大步就冲出门去了。

“想躺在荣誉上面睡大觉啊！”“这是缺乏继续革命的思想觉悟！”会场上象开了锅的水沸腾起来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议论纷纷，第一次班务会就这样不欢而散。

一连十天过去了，王振山在这期间，只要有空就找姜志明摆谈。姜志明看见王振山一个心眼想着大料仓的事情，除给自己“检讨”，做思想工作外，他走路吃饭都在琢磨这事，想了许多方案，都还没定下来，他那结实的脸